

國語文成績大觀

全中國學

國語文成績大觀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全國中學國語文成績大觀（全六冊）

【每部定價銀一元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世界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奉天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重慶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昌 蕪湖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溫州 蘭谿
蘇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全學國語文成績大觀 第六冊

小說

應徵 穆紹良

葉香是S中學的優待生。他之所以能受學校優待一方面固因他孜孜不倦的用功；而另一方面也因學校當局知道他家境貧寒之故。

他在S中學是初中二年級，同學中也有愛他的，但也有一部份同學，妒忌他的學問比他們好，時時擲揄他，凌辱他，一直到他哭了爲至。然而他不能反抗他們，因爲他們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而自己却是個又窮又羸弱的人。

今天他又被一般妒忌者所嘲罵，紅着眼眶，哽咽着獨自從教室裏出來，心中只有懷楚，憤恨他恨自己的命運太舛蹇了！命運會使他活活的受了經濟的壓迫，而遭人輕視，欺侮；這時他心裏又湧起一陣莫名的悲哀。

他不知不覺已踱進了閱報室，一眼瞧見那新聞報上，很大的登着一個世界書局的徵文

啓事，他仔細的把那個啓事讀完了，心裏十分欣快，他想如果這次成功，至少總可抵去方繼的苦痛；這時他眼前似乎閃爍過一道強烈的光明。

他已把過去的悲哀忘了，很快樂的去找他的好友乍英，跑過了操場，一進校園，便瞥見乍英蹲在那裏，正拾着桃花樹下的落紅。

「乍英！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

「什麼好消息？」乍英立起來問。

「世界書局徵文你不知道嗎？我和你去試試如何？」他很高興的說。

「我文章做得不好的。」乍英笑着說。

「是呀！那裏及得你箕香文章老手！」一羣如狼如虎的妒忌從刺斜裏穿了出來。

「喝！這般容易！莫妄想這二十元獎金吧！」又一個冷嘲着說。

「我不要你們管。」箕香驕地裏又氣憤起來。

「喝！還要倔強嗎？來打！」

「打打打……」

一羣刻薄的，滿懷妒意的他們，雲時又湧上來，把箕香團團圍住，你一拳，我一足，打得他哭

也哭不出來。

「不要鬧了！先生來哩！」乍英喊了起來。

先生果然來了！妒忌者都悄悄地向各自奔散，只賸箕香在含淚抹他鼻管裏淌出來的血。受了毒打以後的箕香，對於應徵的事還不能忘，他一定要嘗試一下子，他以爲即使失敗也算不了一回事，他既下了決心，所以他在自修的時間便着手作那篇小說心的創傷。星期日到了！他快樂得什麼似的，他想要趁這天空閑時光來完成這件未可預料的工作。早餐還未吃完一碗，他便很快的跑到教室裏去。

「呀！稿子呢？」他藏在抽屜裏作了一半的心的創傷已不翼而飛了！

他急得什麼似的，四下裏亂找，那裏還有什麼踪影！夾在書本裏吧！翻遍了書本也沒有，袋裏吧！也沒有；椅子下面吧！也沒有；他噙着一包清淚還是找。

最後他發見紙箋裏有一張碎紙——是全篇的百分之一——上面僅見創傷二字，這分明已被妒忌者暗地把他心血結成的小說毀壞了。

他不敢哭，他恐怕哭了被他們聽到又要白受一場恥辱。

這次他一口氣把那篇文章做完了，很清楚的謄寫下來，要求學校給他蓋了印，付郵寄去。

以後他時常聽見同學們冷嘲他說：

「箕香，獎金寄來嗎？恐怕已寄到西天佛國去了！」

「一篇文章二十元，二篇四十元……那末書也不要讀了，不妨去賣文發財！」

「真是自不量力！這樣蹩腳的文章也想去出風頭，恐怕早被人家送到紙簍裏去了！」

「不要自傲！比你好的全中國儘多着哩！」

他把這些諷刺語都忍耐着，他想只要將來成功，現在的恥辱都不足掛懷。

時間不留人，眨眨眼已過了好幾個月。起初箕香倒還熱烈的希望着，到後來却毫無影響；他以爲是不中了，或是郵差把他的信遺失了；所以他也早已把這件事忘了去。

春光已老了一半，校園裏桃杏早已謝盡，只有池裏的荷花已吐蕊怒放；溫和的初夏的薰風掠過水面時，很細微的起了漪漣。小魚兒成羣結隊在水深處翻筋斗。

箕香從園裏徘徊出來，忽然迎面奔來一個校役，遞給他一封信，他把信展了開來：

箕香先生來稿殊佳，本所已錄入中學組第一名，茲附上現金二十元，作爲獎金。務希檢收。

此祝

學問孟晉！

世界書局編輯所啓

前路 孫家驥

一條冷靜的街上，兩面的店鋪，還都在沉睡鄉裏。路上的行人，除掉倒糞掃除街道的役夫，和幾個拖黃包車的苦力以外，却很稀少。一個少年學生，提着他的書包，低着頭跑，憂鬱的氣色，很能表示他含着失意的深思。

他一頭跑，一面想：『他們兩老人家的意思，是叫我到雜貨舖裏學小夥；再隔一天，我便是雜貨舖裏的小夥，再不能進我可愛的學校。除了幫掌櫃做些無意識的微細瑣碎事以外，再不能去研究我的有趣底化學實驗。——本來我家裏很窮，那能進這些貴族學校呢？——然而我竟從此終止了麼？我就一步兩步地入此黑暗鄉了麼？』

他這樣想着，慢慢地一步步地跑了一里多路，馬路上已漸漸人聲喧囂了，但是他一點也沒有聽見和看見。他仍繼續想自己隔一天以後的生活：『誠兒！你去送飯給少爺吃吧！』我一定又想：『我前日不也是學生麼？怎樣今天幫人家送飯給學生吃呢？』不送，又要受掌櫃的那副長面孔的申斥。唉！做小夥真苦痛，總沒有求學那樣快活！』

他不自覺已進了課堂的門，坐在自己位置上。——原來他這樣慢步走，學校裏已經上課

了。——他聽見教師喊他同學：『張斌！你知道怎樣叫做「前路」？』這「前路」二字響亮的聲音，纔打斷了他的深思；知道自己已在課堂裏，也是聽講的一個。

教師在上面講着：『你們知道你們距畢業期，僅有小半年光景；你們把自己的「前路」，最好早早籌劃。你們各人的志願怎樣？』

有的說願研究教育的，有的說願研究農業的。他——誠兒——心裏想：『他們都能向光明的路去了。我呢，又誰知道再隔一天便入黑暗鄉呢！——然而我又何必要誰知道呢？』

教師又繼續講道：『你們都在青年時代，正可大有作為；「前路」非常光明燦爛，但是要你們向前走去，才能得着莊嚴爛綯的地位。並且貧苦不足以制人，魯鈍不足以窮人。求學譬如登山，他人坐車子，騎騾子，我步行，終是一樣的到山頂；不過他們快些，我慢些；並且自己用力到山頂，比倚賴他物還快樂。不過其間要努力的，就是「忍耐」二字。』

他——誠兒——本來難過極了，忽然聽見教師這一番爽利的演講，宛似吃了一劑涼藥，就深深的記下一種印象；可以說永遠不會忘記。——『貧苦不足以制人，總得一樣向光明的「前路」走去；只要自己努力奮鬥，總可以破除黑暗，尋出光明。』——他腦筋經過這番蕩激，覺得「前路」一都是光明的，快樂的。——他轉身一想：『話雖這樣說，然而後一天的劫，』

總是逃不了的。』他的憂愁底深思，又從此開思，依然愁眉不展，比前次更利害了。

好清輝的月夜！一輪乳白的月亮兒，照得世界像銀白般的；可是他底含愁深鎖的面龐兒，依然能引起他無限鬱鬱與煩惱。此奮鬥之少年誠兒，在公園裏，低着頭，背着手，在月光下，可以看清楚他的眉頭深鎖，兩眼發直，有不可思議的心思。他想：『馬老師說：「求學譬如登山，不乘車馬，徒步亦可，只須人做。」但是我怎能逃過後天這一劫呢？』過了一會兒，他點了幾點頭，『有了！只此一法，再無第二種法子助我自救！』又輕輕歎了一回氣，微露着半點含愁的苦笑。

他決計離他的家鄉，脫離他不忍抵抗的家庭，去向前尋他底「光明之路」。他覺得此時真快樂極了，宛似尋着了「光明之路」。隨聲唱道：『我可親愛的朋友，月亮兒哥哥！願你時常團圓；用你清輝的光明，照着我尋自由。我最親愛的父母……』他歌到此處，忽然停頓了。他轉覺傷心起來：『我父母多麼愛我，養得我這樣大，記得幼年病時，她——我母親——日夜坐在我牀前，叫妹妹唱歌安慰我。她——我妹妹——把果餌的錢，省下來給我買書籍。但我們都很愛我，可是都不能助我，唉！我當如何？』歎了幾回，一滴兩滴地眼淚，早已灑滿了面前的花葉。

他決定了，他終究犧牲了天生的愛，離開最親愛的父母和妹妹。他走了，花兒草兒的影兒，迎着月光，蕩着微風，輕輕招展，影約表示送別和安慰。過了一會兒，愁慘的月色，招展的花影，都沉沉地濃睡了。却是靜悄悄的一個夜。

到了第二天，報紙上早登有尋人的廣告。

可是他——誠兒——已下了決心。他想：『今日離了家庭，自己就要謀生；否則，如何度此未來光陰呢！上海比較容易謀生，又便於求學。』於是搭船到上海，到上海的時候，身邊僅存了五六元，隨即在某工廠裏，找了一件小職務，每日半天讀書，半天做工，那時的生活，也就很難持。他果然能「忍耐」，做了一年多的工，聚了幾多錢，就正式讀書，後來又考取了德國官費留學。現在居然做了工業界的領袖。哈哈！今日工業界的領袖，原來就是昔日的逃兒。他尋着「光明之路」了；他猶記得當日馬老師對他作「前路」的解釋。

閒步

張善潢

竟是這樣閒步也會碰到這們奇怪的事——或許是我個人以為奇怪吧——竟有這樣的湊巧。

一個穿著一身黃色短衫袴的漢子——頭是剃的平頂，袴腳裹得緊緊地，像有些戲子的神氣——撐著兩手，對一個賣山芋的孩子唧咕著；——說的什麼話，一時也聽不懂。——那孩子起初還回幾聲，後來也不敢響了。一盤削好皮的山芋，散在泥地上，竹籃也擱在一邊。那孩子俯了身體，拾一個山芋便投到水裏去洗。那漢子還是噤咕著，像是罵人的樣子；旁邊走過幾個人來，勸著那漢子，似乎是勸他不必生氣，一面就呼叱這孩子，叫他趕快把山芋拾起來，洗一洗干淨便完了。我抬頭對那漢子一看，只見滿臉的「好漢」氣，手指中執著一枝燃著的香烟，似乎是個老吃客，因為他的手指已經變成老黃色了。

一刻兒之後，我們走開了。而那位好漢仍是含著香烟，氣哼哼地撐著兩手，在那裏假作看天。

顯然的，這漢子決不是一個所謂「紳士」的。因為我的紳士老爺們，總穿著馬褂和袍子。而這位「好漢」却祇有紳士的牌面。

「我想這定是一般 Facel 的頭子」我無聊地對同行的 C 弟說。

「恐怕是的」C 弟很有興味的說：「這樣的人也能夠生在現代的！」

「那有什麼呢！」我默然想而不答。

路還沒走到十多步，對面正來了一位同學，我用怕羞的狀態，正想迎上去招呼一下。那位同學却同其餘的幾位正談得起勁。雖然，他的兩眼直對着我，但始終未回我一音。這個本來是他們對待我們的常態，——像上級官長對於下級的一樣——在這時我却起了無窮的感想。

那位同學撐在腰裏的兩手，正和剛才看見的漢子一樣的有力。他們炯炯的目光，黑濃的眉毛，同時在我腦海裏踱來踱去。所各別的，不過那位同學有梳得精光的長髮，和一件黃色的縐紗袍子。

或許，我想，這位「好漢」的來歷是這樣的吧！……

或許，這位同學的將來也是……

啊！我何苦呢？我何必為他們計算呢？我又何苦咀咒他們呢？

我就是這樣的想，想，一直想到我們臨時定的目的地——H城內有名的千張包子店。

我這個「吃千張包子」的慾望發過了好幾回了。但是，不知為何，這次走到店裏，卻又沒甚興味了。

心頭總是悶悶的，當我吃過了一個包子後，我的神思吵得我不高興了。我咀咒我的命運，

爲什麼一出門便碰著這些「魔神」，使我的思想擾亂到不堪同時我不得不禁止我的思想，暫時撇開這些事，而完成我「吃千張包子」的工作，但是，怪事，我這天的思想終於恢復不回了。

我怕 余少良

我的靈魂充滿了世間的醜態；我所經過的路程，都是崎嶇，寂靜，與淒涼。我沒有休息過一天，也沒有享受過一天的快樂，更沒有一天不流過淚，我在幽僻險惡的狹徑上獨自彷徨！我的靈魂已經勞倦了，我的肉體已經染透了人類的鮮血，世間萬物都是我的仇敵！現在我怕的確怕，怕那骯髒血腥的前途。

我記得有一次遊到一個慌僻死靜的海濱：那裏沒有人烟，沒有樹木，也沒有高山，只有一塊幾千里的海洋。這時候是在一個殘冬的黃昏：天空沒有飛翔的鳥翅聲，只有一片片的黑雲被狂風括得四散，沙粒被它捲得好像火山暴發時的平原。此時隱隱地聽到瀝瀝的狂風與澎湃的怒濤。一剎那，幾千里的瀚海被狂潮滾得一無所有。這個時候的我：臉色蒼白，魂魄離體，眼前佈滿了黑暗，足邊的滾濤仍然不絕地打上來。此時我的力量疲乏了，沒有一點力

氣去抵抗它。我只能嗚咽，流淚。前面渺茫的大海阻着我。後面死靜的平原驅着我。這個時候我失了主覺，我的決心就是死，就是死！沒有第二路可以避免這個死！

我是個孤零的，並且是世間被棄者。我沒有勇氣，我不能抵抗大海的滾濤，世間什麼都不能抵抗！我已經疲倦了，我的靈魂已經燒滅了。我怕的，確怕，怕那黑暗渺茫的海洋，與滾滾的怒濤。

一夜的悲哀

蕭壽南

在靜悄悄的夜裏，大地上的東西都很甜蜜的睡着了。惟有他呢，獨自坐在空寂的書齋內，一點燈光，很慘淡地映着，表示很無聊的樣子。他心中無頭緒的心事，都不覺如潮地澎湃起來；頓時臉上露出悲哀的樣子，這時候窗外的烏雲，成塊的推過，微風颼颼地吹着，好像助着他的悲興；他想起伊，這時候不知怎樣，可能平安，可能有很好的幸福……他忽然很煩惱地憶起伊平時待我；何等親愛，何等甜蜜。現在呢，親愛在那裏，甜蜜在那裏。想到這裏，頓時逼着他沒有一點歡容。這時他不由的落下了許多親熱的淚；那四壁的蟲聲，牆上的鐘聲，好像是快樂的神氣叫他不要麻煩，但是他如何能够呢，如何叫他不悲哀呢。他雖是困倦，可是給一

切的悲哀打破了。桌上空擺着幾本書，他何曾去看呢？一床很柔軟的褥子，似乎也厭他的悲哀，又好像催他到這邊來；他又想着伊在家時的被窩，何等溫暖和密切，何等快活和友愛……又想起當我和他初次見面的時候，何等友愛，何等真摯；結婚了以後，他的情意又何等的濃厚，使吾何等歡喜，何等的快活！我記得有一次，不知爲什麼，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心裏很不快活，她竟能多方譬解，消失我的煩惱。和他遊玩，遇到很好的當兒，她竟能唱起很清脆的歌來。在這歌聲中，使吾格外的歡笑和快活，噫！現在他不知從那裏去了，從前的被窩裏，有許多甜蜜的夢，現在忽然變成很寂靜的了。伊的心中不知道有什麼的意思呢？唉！萬惡的軍閥；你們爭權奪利，也還罷。爲什麼要把伊沖去呢？現在使我何等的寂寞，從此以後，雖有煩惱，能得到一些安慰，使吾變成快樂，以後清脆的聲音，也不能到吾的耳裏，唉！他們何等的殘酷呀！他一頭說，一頭又落下很可憐的淚……原來他在前幾天，還在很高大的禮拜堂上和他結婚，這時候他們倆何等的快樂呀，那裏知道結婚不到蜜月，就給戰事而冲散，後來戰事雖然結束，但是可愛的伊，却並無下落。可惡的軍閥，因爲爭奪自己的權利，却離散人家的夫妻，結成了多少愁怨。唉！這時悲哀的聲音，不斷地發出，給那微風送了出去，只聽得一種輕輕的回聲從外面來，好像說：「他又在悲哀了，他又在想起伊了。」……他的心裏雖然仍舊繼

續悲哀，但是眼睛好像不允許他的悲哀，繼續下去。於是不得意的懶懶地到睡鄉裏去，鼻子裏的鼾聲也不由自主的響了，他的手足也慢慢地支持不住躺了下來，這時候外面的烏雲，慢慢散開了，颼颼的風聲也慢慢地靜下來，頓時空氣中寂寞了許多，只有那時，鐘却仍舊的的響下去。

我知道了 建 源

陰沉沉的天氣已籠罩了大地！北風呼呼地响個不歇。從昨日一直到了今晨！懸在壁間上 F 氏的寒暑表，降低到三十度以下了！可憐那蔚藍色的長空，都被白霧遮滿了，只見碎玉般的雪花，越下得越有起勁，不多幾個鐘頭——下了滿天匝地的白，那一片淒涼的荒野，竟變成了玻璃世界，多麼的風光呀！為什麼沒有人來提前賞這難常得好景綴？

遠山朦朧，故鄉仍舊，不過缺少了一點的青翠的色；換上了一種銀光的特色吧！街路見不到有人的蹤跡，更聽不到一片的呼市聲，旁鋪著的野草雜花，都已冬眠了，在秋夜悲鳴的小蟲，失掉了牠們悲鳴的聲，綠陰遍地的森林，禿脫它很可愛的美葉，獨存留著硬枝老幹，一枝枝戴了雪頂，不屈似的戰著寒風，棲在綠葉叢裏生活的小飛禽們！現在跑到那兒去了呢？